

崇敬中学四次搬迁记

□王其康



位于东北营的南通私立崇敬中学校门。



1933年,南通崇敬中学首次总会考现场。

老建筑

南通市崇敬中学自1917年,由顾敬基(字仲敬)创建,至1930年最终校址定于东北营。十三年中,顾仲敬校长从租借几间民房开始,数次变卖家财,四次搬迁,不断扩大规模,过程异常艰辛。为此,顾仲敬有“毁家办学”的美誉。

据《江苏南通私立崇敬中学概览》记载,1917年8月,顾仲敬变卖了部分家产,创建了崇敬中学的前身中英学塾,为他助力的有姜慰椿、张国麟、冯超、严庄等人。办学地址,选在南通旧镇署前的民房,查阅1923年《南通县警察守望地点及巡逻路线图》,大约就是现城中菜市场附近。中英学塾分日夜两个班级,课程为国文、英文、算学三科,学费大半是免费的。顾仲敬办学形式,起步就是开门办学,较私塾前进了一大步。仅一年,到了1918年,中英学塾就大有起色,学生增多,原址的民房不够用,改租位于南大街掌印巷的法华社西侧空置庙产(现机关幼儿园附近)。迁至掌印巷后,中英学塾更名为“工商补习学校”。这是第一次迁址。

在掌印巷仅一年,学校又扩大,分为了中学小学两部,生源进一步增加。此时学校周边新开了茶社,说书、斗蟋蟀,环境嘈杂,不利于教学。顾仲敬遂准备另选新址。一年来的实践,补习学校不仅社会上受到赞誉,也被族人普遍看好。顾仲敬几位族兄顾有基、顾伯基、顾仰基等,捐出了惠民坊东巷空置房的产权,顾仲敬则出资七百余元,将空置房进行了修缮,充作校基。1921年7月修缮竣工,8月迁入,暑假后开学。这是学校的第二次搬迁。经顾氏后人顾林昂先生确认,地址为原惠民坊东巷8号,现苏生生活广场西侧。

1921年,学校搬到惠民坊东巷后,新学期新气象。除正常中小学课程外,还新开设了商业夜班,为商人补习文化,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;校舍增了实习设备,适应了学生升学或就业之便;课程及时间也有调整,开了选修课,适应了学生的个性发展。时任江苏省教育厅的官员费玄枢来校视察,大加嘉许。1923年,学校向省教育厅报备立案。据1930年南通县自治会印行的《二十年来之南通》“工商补习学校”云:“此校在南通城内惠民坊,开办于民国十一年,年需九千余元,内分工商两科,又分日夜两班补习,设有中小两级,近来入校肄业之学生尚多,以其

学费低廉,且各种程度,俱相当班次可插故也。”

1925年,曹文麟、尤金诚等向顾仲敬建议:鉴于南通的中学社会需求量较大,依崇敬中学办学宗旨,宜按照普通中学编制要求,专设中学部。这个建议,得到顾仲敬赞同。于是,当年设了学校董事会,推荐于忧、顾祝予等为董事。7月,学校开始广招中学生,想不到生源爆棚,惠民坊东巷的校舍不够使用。为此,顾崇敬再次变卖了部分家产,捐银五千元,将惠民坊原校舍的平房改扩建,变为楼房共十八间,并添置了各种教学设备。

1927年,崇敬中学再次跨出一大步。遵照新的学校章程,重组了校董事会,推举张逢辰、保思毓、顾公毅、曹文麟、易作霖、曹书田、王鑫昌、尤金诚、赵壁、张国麟、冯超、顾仲基等为董事,推举顾崇敬为校长。校董事会决定将中学与小学分开,租用位于城西已停办的英化职业学校旧址(大约是现南通市第一中学位置)为中学的校部,是年8月迁入。这是崇敬中学第三次搬迁。

崇敬中学迁至西门后,惠民坊东巷的校舍不变,专办小学,并与崇敬中学的课程对接。1927年,两所学校分别正式立名为“南通私立崇敬中学”及“私立崇敬中学附属小学”。

1928年春,新成立的崇敬中学在中央大学备案,9月奉令核准,并经江苏省教育厅继续立案。编制上除小学及初中外,高中分为文、理、商各科以及国文专修科。同年,还为崇敬小学毕业的女生们特设了初中女子部,地址设在惠民坊的附近。同时规定,允许有少数女生可插入高中部就学。崇敬中学经调整后的这段时间,中学、小学都很红火,单单中学部的在校学生就高达五百余人。

然而,天有不测风云。崇敬中学在西门才兴旺了一年余,英化职业学校以复办为由,提出要收回房子。这犹如釜底抽薪。顾崇敬从学校的长久发展考虑,1930年夏,又一次变卖了家产,向政府购得东北营24亩多地作为崇敬中学的永久校址。同年8月开始破土建筑,9月开学前几排教室先期落成,中学部由城西迁入了东北营。这是崇敬中学第四次搬迁。

之后几年,顾仲敬分期继续投资建设学校。1930年10月建了礼堂;1932年寒假,增建宿舍;1933年,充实设备暨图书仪器,该年暑假,还在礼堂上加建了楼房,充作图书馆。至此,崇敬中学建设基本结束,中学及附小,都有了固定教育地点,学校进入了全新阶段。

(感谢实验中学及顾林昂先生提供史料。)



史海回眸

亲历民办教师转正

□仰光

1975年,为了满足广大初中毕业生就读高中的迫切需求,唐洪公社在新公社所在地头总桥,翻身河南边办了一所民办高中。说是一所高中学校,其实并不大。两排4座平房,北边紧靠灌溉渠南侧,西头是教师办公室、校长室、部分教师宿舍;东头是4个教室。南边一排平房,西头是教室,东头也是部分教师宿舍。

全校一共十五六个教师,其中公办、民办教师约各占一半。我1976年下半年至1977上半年,在此担任代课教师,不在编制内。

唐洪民中的组建时间短,谈不上学校文化底蕴。但是,教学管理却还算比较规范,当时尚未恢复高考,没有高考升学率压力。高中学制2年,学生毕业就回家务农。不难设想,在一个毫无压力的学校,教师工作将是怎样的状态。此时文革还没有宣告结束,惯性依旧。几个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老教师,规规矩矩,林黛玉似的,不敢多说一句话。

几个年轻教师与我年龄相仿,刚从师范毕业。他们根正苗红,比较活跃,各有所长。时老师身材高挑,喜欢体育。他作为城镇知青,下乡插队后不久,就当上了生产队队长,后来被推荐上了中师。巫老师喜欢围棋,我们经常对弈。季老师如皋师范学校毕业,教高中数学。当时正在推广华罗庚的优选法、正交试验、0.618法,等等。我虽然在教英语,说不定什么时候有需要,用得着,就向他借了有关资料,手抄了一本。他性格开朗,自诩“诲人不倦”。我们两家住得靠近,每天傍晚放学后,我们边走边聊,谈教书育人,聊家长里短,几成莫逆。

周老先生,名牌大学毕业,数学教师,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,典型的知识分子打扮。他平易近人,是与我同轨的班主任,关系不错;好多次,我向他请教班级管理经验,他总是热心传授指点,某日家访,我们还结伴而行。教学方面我经常向他讨教,他面授机宜,不厌其烦。

术业有专攻。我毕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师范教育,更没有英语教学的专门培训。公社辅导校长让我利用假期去南通县参加英语教师培训。平日里,我还抽空去兄弟中学向科班老师取经,业务水平大有长进,在同行教学观摩中获得好评。此后,我努力提升自身教师素养和教学水平,设定了个人教师职业生涯规划:第一步,民办教师转正;将来有机会再实现公办教师理想。说起来,这种想法似乎有点平庸,凡夫俗子,又有多少人能够脱俗呢。

1973年,在教育界发生了两件大事,两位小人物也借由此声名鹊起。小学生黄师傅“师道尊严”,张铁生高考成为“白卷英雄”,其负面影响还在。全国上下在批判“师道尊严”之中,1976年特殊的环境结束。这场滑稽、荒唐的运动也自然结束。面对这些,广大正直的教师就是不信邪,始终不忘教书育人天职。

在唐洪民中的一年里,我担任过高一(1)班班主任。眼看着班上的农家孩子,学习如饥似渴,很受鼓舞。我经常向他们灌输“知识就是力量”“知识可以改变命运”。在我曾经担任过课务的一些班级中,有一批学生,相继在恢复高考后的两三年中考取了大学。后来,他们都已成为所在单位的骨干或者领导。每当想起这些青年才俊成人成才的历程,我心中就充满着对唐洪民中任教时光的留恋。

人在做,天在看。经过一番静心修为、刻苦磨练,我自以为教育教学工作各方面都大有长进。1976年底前,我终于如愿以偿,在代课5年之后,成为一名正式民办教师。虽然待遇远不如公办教师,但毕竟有了一个正式教师的名分。当时,民办中学教师工资标准每月27元,其中每月18元按月由县财政支付,另外9元年底由公社统筹一次性发放。与我同一批成为民办教师的共有3人。此后,1977年底恢复高考,不再审批新的民办教师;同时通过考试逐步把符合条件的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,民办教师这个称谓趋于消失。我算是共和国最后一批民办教师中的一员。倘若我1977年底高考不第,后来也会成为首批转正公办教师中的一个。

世事就是这样变化莫测。人生有着太多的“如果”,我们不能老是在“如果”中徘徊。人要靠真诚和不懈努力生存,这是我从民办教师转正中悟出的。

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江海风物、老建筑、习俗杂谈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

崇明县划归上海始末

□何台

地名掌故

上海的崛起是在1840年之后。根据中英《南京条约》,上海成了五个通商口岸之一(五个通商口岸分别为: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)。经过了几十年的华洋杂处,上海成了冒险家的乐园,成为远东航运界、金融界、贸易界的中心,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。上海发展了,上海对全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,也就是1927年底,上海脱离了江苏省的管辖,成为特别市,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直辖市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北京、上海、天津成为了直辖市,在行政地位上上海市与江苏省平齐。但上海市的范围很小,这严重制约着城市的发展空间。上海的农

副产品供应量不足,工商业用地供应量不足,这一切不仅制约着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拓展空间,也影响了全国经济的发展。

对此,上海市多次向上级要求增加土地供应量,希望能把江苏治下的上海(宝山、川沙、嘉定等4个县划归上海(上海县当时并不属于上海市管辖)。

到了1958年初,上海市土地面积狭小,制约经济发展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。

1958年1月,原属江苏省松江地区的宝山县、上海县以及嘉定县被划归上海市管辖。同年11月,原属江苏松江地区管辖的松江县、川沙县、南汇县、奉贤县、金山区、青浦县(连同上面的3县,即松江地区共有9县),以及我国第三大岛,原属于江苏省南通地区管辖的崇明岛上的崇明县(崇明岛上尚有海门、启东两县管辖的小块区域未划入上海),一起从江苏省脱离划归上海市管辖。

在唐洪民中的一年里,我担任过高一(1)班班主任。眼看着班上的农家孩子,学习如饥似渴,很受鼓舞。我经常向他们灌输“知识就是力量”“知识可以改变命运”。在我曾经担任过课务的一些班级中,有一批学生,相继在恢复高考后的两三年中考取了大学。后来,他们都已成为所在单位的骨干或者领导。每当想起这些青年才俊成人成才的历程,我心中就充满着对唐洪民中任教时光的留恋。

人在做,天在看。经过一番静心修为、刻苦磨练,我自以为教育教学工作各方面都大有长进。1976年底前,我终于如愿以偿,在代课5年之后,成为一名正式民办教师。虽然待遇远不如公办教师,但毕竟有了一个正式教师的名分。当时,民办中学教师工资标准每月27元,其中每月18元按月由县财政支付,另外9元年底由公社统筹一次性发放。与我同一批成为民办教师的共有3人。此后,1977年底恢复高考,不再审批新的民办教师;同时通过考试逐步把符合条件的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,民办教师这个称谓趋于消失。我算是共和国最后一批民办教师中的一员。倘若我1977年底高考不第,后来也会成为首批转正公办教师中的一个。

世事就是这样变化莫测。人生有着太多的“如果”,我们不能老是在“如果”中徘徊。人要靠真诚和不懈努力生存,这是我从民办教师转正中悟出的。

韩国钧与陈雷及其家人的友情

□王其康

历史人物

陈雷,字蛰农,号硕如,晚年别号觉如,又自号素心居士。在海安西城门外开过“陈家木行”,被公推为海安市议会副议长,并任邑庙后街市第一小学校长。晚年酷爱书画艺术“能作径数尺之擘窠榜书”,是海安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书画家。

韩国钧的生平人们大多熟悉,他年长陈雷20岁,韩生于1857年,而陈雷则生于1877年,如果用“忘年交”来形容他们之间的友谊当不为过。但由于年代久远,史料散佚,人们已无法深知韩陈二人当年“过从甚密”的来龙去脉。可拂去历史的尘埃,我们仍可以从几件小事上找到他们交谊不浅的蛛丝马迹。

一是韩国钧把“次公子及女公子”之教育托在陈雷门下。陈雷年少时“曾治举子业”,后来因“科举废,学校兴”而进入泰县中学读书。陈雷“勤奋聪颖”,很快在古文辞修养方面崭露头角,以致“学习经世科学时学校特聘其任文学教席,亦生亦师,传为佳话”。这“经世科学”可能类似今天的“社会

实践”活动,学校让陈雷在“社会实践”活动中任“文学教席”,像老师一样带其他同学去实习,可见陈雷确实学业优秀。陈雷中学毕业时学校保送他“入京师大学堂”深造,却因“丁母艰而辍”,不得已在家“课徒自修”。陈雷由于早年曾拜陈希圣为师,诗词书画均有造诣,加上“古文辞修养为侪辈冠”,镇上许多人家将孩子送到陈雷身边教读。韩国钧为官在外,长期在河南、东北奔波,很少回家,子女教育当然被他视为“头等大事”。但他不可能把孩子全带在身边(仅带大庆一人,后因病夭折),韩国钧是举人出道,平生非常重视书法涵养,因此对他子女习艺很看重为师者的“品学”。在得知陈雷“书法别有神态”,“笔力雄健”,“古文辞修养”又好后,毅然把双庆和长女云娟送到陈雷门下就读。

陈雷心性高雅,向来“不愿周旋于晋绅之场”,但对乡贤韩国钧则例外。他以“课子尤严”之态悉心指导双庆、云娟学业,深得韩国钧信赖。以至后来紫石先生转任两广督学公所参议兼兵备处总办时,还特意邀请陈雷和他一起赴广东劝业道任所供职。陈雷慨然应允前往,谁知途中闻父丧,“终不果行”。这说明,由于“次公子及女公子”之学业所托,韩国钧与陈雷之间已建立起彼此十分信任且

互相欣赏的深厚友谊。否则,在交通很不发达的当时,陈雷抛家别子追随紫石去广东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只是因父丧中途返回,否则陈雷到了广东,那就是另一种境况。

二是陈雷因“国难逼迫”“劳瘁以歿”后韩国钧“亲临吊唁”并为之撰墓志铭。陈雷于民国二十七年(1938)农历六月十六日病逝,享年仅62岁。韩国钧深为痛惜,认为陈雷是“卒以国难逼迫,播迁不遑,忧伤成疾,劳瘁以歿”。事实确是这样,日寇侵占海安期间,陈雷及其家人“避乱村野”,“朝暮播迁”“不遑宁处”,以致衣食不周,缺医少药,“劳瘁”过度而不幸逝世。紫石先生对此感同身受,日寇第一次侵占海安时,他和家人流落兴化,瓢泼大雨中到处奔走却无处藏身……他怒问苍天:“我泱泱中华何时被外敌欺侮到这步田地?”所以这时紫石虽已届81岁高龄,却“亲临吊唁”,并书“品高学醇”“额其庐”,可见紫石先生对自己晚年失去这位朋友多么痛心。

陈熹为陈雷长子,在陈雷的熏陶下,写得一手好毛笔字。时至今日,我们可以看到紫石老人写给他的一幅字。韩国钧的书法艺术前人早有评论,这里姑且不议,我们单看书写内容:“君子不妄动也,必适于道;不徒语也,必经于理;不苟求也,必造于义;不虚行也,必由于正。忧患之接,必生于自私;自私者不能成其私,有欲者不能成其欲。”这段源自孔子论语的箴言,实在是长者对后学的谆谆告诫。韩国钧宦海沉浮几十年,看过了太多的世道,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人,他这是在总结自己的人生,也是在提醒老朋友之子走好人生每一步。

该作品韩国钧落款未标明书写时间,

或是因为宣纸上空间不够。但可以判定,这应该是韩国钧为陈雷撰写墓志铭的1940年期间书写的。